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二

清野部 有引

清五穀

清水泉

清芻草

于謙
清竹木
總引
清硝磺鉛鐵
總引
清油蠟
總引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二終

金湯借箸卷之二

京口　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　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　王孟申元嶽甫　參閱

清野部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爲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殺。若借兵齎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糴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糴。堆積。止許城中糴賣。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糧長。糴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者。米入官爲守城兵夫用。

予在皖時史中丞方司馬商清野事俱以愚民不從爲憂予曰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置之宜也必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何難之有公曰何故曰小民雖愚非不知賫盜之爲害也然而屢令不從者其弊有二一縣城中積貯無所蓋鄉民生于鄉長于鄉城內略無立錐之地其忍輸而暴露之乎一縣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於假名賒借不爲已有此所

以寧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礙官地聽
其告佃以為倉廒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
將本城僧衆道衆編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
寺觀其餘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令鄉民
各照米数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與空屋二
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婦既令得避兵火又令
得便典守官與憑照不得諸人爭執候事平
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賑等
名白取一粒者定行參劾親與指誓天日剖

如此處置
豈有不樂
從者

心示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
二頑梗悍不從令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
民情後盡王法不數日間米盡入城矣又本
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糴糶官不得問
惟禁出城
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蓋鄉民得以米易
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
以在城之米而糶於在城之人則囊漏貯中
之說也公稱善
方司馬復語予曰君之策則善矣然吾鄉有

易清者有難清者如附郭坦道則易清者也若天堂陳漢龍井關水吼嶺金鍾潭等處去城既遠羊腸鳥道不便出粟爲之奈何予笑曰吾既不便出賊亦不便入矣如此等處即應指授方略俾本處百姓各據險要立砦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宜若因一二不便疑沮大事豈丈夫作略耶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爲約

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繫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周臺公曰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俊以一將之智破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

趙犨徙糧入城

黄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陳犨襲擊之斬楷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于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之碓磑併骨肉食之置舂磨寨縱兵四掠數十

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寇準瘞穀

澶淵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帑自隨穀不徙者隨在瘞藏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故雖入三郡而得不償

失也

劉惟輔焚熈河積粟

金人掠熈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熈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于謙運通州糧

土木之難虜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通州倉欲守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米爲之直通倉

此下缺三頁

三退将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進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数騎走還

于謙

土木之難虜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虜所急者草諸厰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虜馬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奪其所恃則聽矣賊恃馬以為强馬恃草以為命斷草則馬失其命

賊失其强制之易矣

丘瓊山先生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燕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

事已即休勿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壩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抵請於無事時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積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敕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業如違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鐵

總引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客販冶坊多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冶坊姓名

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鉛鐵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

清油蠟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乏之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鋪仰保甲于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荳油桕油桐油蔴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

賣。如有公用。照時價見銀交易。仍督官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枷號。其油入官。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令人便嚮指無此胸襟膽力矣。

趙立撤廢屋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燃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

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种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邦彥可咲者甚多甚多

李小有曰胡子延為予言光州之破非賊攻

而破之也。不過逼勒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挖掘。城以此陷。緣近城房屋。半係鄉紳之業。堅執不從焚燬。致使封疆失守。生民塗炭。每為髮指。恨不得按三尺而問之。

王元獄曰。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撤毀不及。競緣之道。惟得其宜可也。

清什物

總引

以上數欵不過略舉其大者言之耳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鐵磚瓦芟芻糇粮畜牧等類盡徙入城徙不逮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為賊資且借為攻城具也

清地面

總引

壕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持有臺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豊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大樹竹木則敵可資爲攻

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担池中。可以渉水。須禁絶之。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三

險要部 有引

馬燧引晋決汾　孟珙障沮漳之水
孟宗政瀦水　余闕三塹

失險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諸葛瞻不守束馬之險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梁武帝不守釆石之險
宋不守關之險　宋不守河之險
宋不守獨松関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三終



金湯借箸卷之三

京口　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　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　王孟申元嶽甫　參閱

險要部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犄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游兵絕其糧道以戰為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

投絶路晁家令言兵事一曰得地形輯險要

據險可以為法

王平議據興執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執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

所領據興埶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爽兵距興埶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埶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亾其衆關中為之虛耗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為方朔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北河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

郭元振置和戎城白亭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来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

种世衡城故寛州

种世衡為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

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安延之勢北可圖延綏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敗于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

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當留駐與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子羽即单騎至秦州召諸亾將時諸亾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

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

吴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于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决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

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釣魚山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詣府上謁玠賓館之奉甚厚居數月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目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對曰蜀口地形之勢莫若釣魚山請徙

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
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屯列
兵聚糧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始可守
設險可以為法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
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
患之不敢緣此路人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
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緣此而人議者謂

空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經營之

滄州

滄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

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

馬燧引晉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邊數有警乃引晉水注城東瀦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栁固堤

孟珙障沮漳之水

宋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

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令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修復内隘十一處别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

孟宗政瀦水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陣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濠外瀦水爲濘以限騎

余闕三塹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失險可以為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軍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

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密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鄧艾至涪停住不進黃崇

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鄧艾遂長驅而前破瞻斬之成都不守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拘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梁王不守采石之險

侯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據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道引兵臨江梁王問策於尚書羊侃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

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

宋不守關之險

粘没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没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進屯澤州

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宋不守河之險

金斡离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于河北岸。金將廸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焼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歩兵猶未渡也。旋度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宋不守獨松關

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

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錄是契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周臺公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者上將之道也頃奴酋震鄰程九屏祖臺與予議扼江爲守萬里長城在此言矣視九泥封門者豈啻徑庭哉

金湯借箸卷之三終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四

選練部 有引



練心
總論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四終

金湯借箸卷之四

京口　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　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　王孟申元嶽甫　參閱

選練部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制之兵有能之

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精矣輯選練

選鋒古選鋒制勝者甚衆今止取切城守者餘不入

卧彪

北魏李崇深沉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

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西川刺史楊慶復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

者皆憤欝求奮

選兵議

今日之所講求者選將而已竟未有言及選兵者夫已練之兵尚欲汰其弱而初選之卒反不求其精可乎然選兵之法未見有灼然可行者今之選兵者或專取豐偉或專取武藝或專取力大或專取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豈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

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輭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為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為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

論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事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迫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喻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立斬數人吾雖懦猶能驅市人

而戰之令將領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於貫耳不有千金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殲之也試問衝鋒陷陣者誰則皆左右諸少年度其年不過二十上下而已蓋少年氣鋭不知死活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然則令之選兵以身形長大及以頑石試之者其不足以盡人亦明矣

李小有曰軀幹豐偉武藝精通力大伶俐而

兼有膽氣者上也必不可得則寧取膽耳

練銳

馬燧教騎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秉百井之敗騎士单弱燧悉召牧馬厮役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李抱真教步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戶三丁得一壮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

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高崇文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練射

李悝練射

李悝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

與秦人戰。大敗之。

种世衡

宋种世衡在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課射議

弓矢軍中之長技也。近奉功令。習者固多。而穿

揚落鵰之能寥寥未見緣文盛武衰卽介冑之子高者虔慕敦說卑者亦剿襲帖括與諸文士逐隊以馳而反置弓矢於不問一旦有事安能得橫槊賦詩磨盾草檄者而用之此巧力之所以鮮也今合查文武官生使之盡奮於弧矢是亦建威銷患之長策也況天不降康四方多故騎射萬不容已釐為四條如左

武弁射

指揮千百戶等官每遇院臺入境出巡官評冊

揭其應薦獎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繩文官之法繩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玷康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職業之修不修。一較射而知之矣。今議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較射一次。如遇院臺按部。應報冊揭內。即以屢次之不中箭者。盡行開報。與放浪不簡者同戒。即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宥免。則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衆矣。

武士射

武生主之以武學教授有官有士亦旣濟濟一黌矣文學生員有歲考科考季考月考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然今議亦如課文士法武學教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季考文士法季一試之分別高下报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次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

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彈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有鄉射。今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惟工舉業。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即射圃亦鞠為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今議每季。府縣官亦以季考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輒破的者。破格優禮。

以苜蓿老儒而督趾高氣揚之諸生可奈何

而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評亦即於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别六等童生考試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諸生童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後求續取或告考者纍纍不可勝數焉夫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於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

咨於原案外盡行拔取另造一冊送道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學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顧射者無論矣其三等以下至六等發案後有自稱能射及冊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於射矣

推而廣之民間晏會即以射箭賭酒猶勝於行令遊食無賴即以射箭賭錢猶勝於樗蒲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即於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事可以禦外患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好細聞之遠遁有利無害曷不舉而行之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強遠則力弱

所以夷虜之箭必近發必竒中而中國反是謂宜令後習射不用張鵠日以三尺許長小棍置地四十步内射之射到矢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攢射法

安人形把三箇顔色各異用聲音響亮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無不中者葢虜賊中有領衆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衆虜自然敗走矣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周臺公曰軍中威望莫重摧標一將見擒三軍之膽盡寒矣守城合戰俱定如此

練方向

總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火之色屬紅神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

行為水水之色屬黑神為玄武卦為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行為木木之色屬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屬白神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方為中行為土土之色属黃神為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

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但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旗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總論

周臺公曰。五兵之為用多矣。然古人行師苐曰棨旆。曰釁鼓者。何也。葢以金鼓旌旗。乃一軍之耳目。尤為喫緊。耳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死雖有百萬。何濟于用哉。所以戚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耳只聽金鼓。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

退向你們的目。日間只看旂幟。夜裡只看高照雙燈。如某色旂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練心

總論

周臺公曰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敵甚于畏將即敗士卒之心畏將甚于畏敵即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金之賞懸之于先猛虎之威迫之于後雖驅市人可以戰矣古之善用兵者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緯有至意只如今日銖兩以為賞鞭貫以為威欲其畏我侮敵以講練心之術也難以企矣

李小有曰練之為法多矣此外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空往來

迅疾又教之抵對令贊喏整肅趨驟趫捷教之裝束使褁幞佩結器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臥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固不一而足也但最要最急者在于三官不繆而已故自耳目心志而外並不煩贅

金湯借箸卷之四終



